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省

心

短

語

申涵煜
述

中華書局

省心短語

清 永年申涵煜述

江邦申曰。正到熱鬧。不嫌忽住。

王台山云。舉世惟一真字難得。

江邦申曰。小臣不爲惡。即是善。大臣不爲善。便是惡。

又云。爲善者常受福。爲利者常受禍。心安爲福。心勞爲禍。

珊瑚林云。處世間事。衆人皆見得非。而我獨見得是。亦須緩緩調停。不可直遂。

晁氏客語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閒言語。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唐人語也。四忌銘。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

凡人傷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

經鉅堂雜誌云。世間不如意事。達人但有料理。更不添此煩惱。

又云。古人窮愁中念一命字。百障皆空。

陳眉公曰。安分卽是安命。做人卽是做官。

繆伯聲云。事涉刻薄者。卽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開端。

路文貞公曰慈母之笞子也母心之痛甚於子心知此然後可以用刑。又云人有毀我謂我者改之固益其德安之亦養其量。又云骨肉間計不得是非纔覺著我的是便就不是。

施尙白云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喜談人過便傷天地之和。

林和靖云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禍。

張君平曰嫉惡心不可不明嫉惡語不可不忌。

又云有可著力當盡人事不可概諉於天無可奈何只須安命不可枉費其力。又云稱人之善雖有過情不傷厚道攻人之短卽有實據終屬澆風。

文景園集錄云守儉則常足安貧則常閑。

成我存悅心錄云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又云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又云輕言輕動之人不可以與深計。

又云不耐煩幹不得事不忍氣做不得人。

又云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

又云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

又云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

楊舜原曰。見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孫子者。不可不培。耿先生云。人之精神不可無所寄。

朱國楨云。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教忘了。

又云。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龜盟云。人亦不可閒慣。閒慣則些小事便不可耐。

魏環極云。去一分奢華。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

范仲闐曰。天下事率壞於強作解事。

魏聖期曰。爲惡輒敗。是天地待我厚處。

徐明甫曰。盡其在我。便是造命手段。

又云。已過事勿留心。未來事勿妄想。方是真受用。

朱子云。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嚴子上曰。讀書亦是度苦尼法。

徐明甫曰。行事常思退一步。

杜子美曰。忍過事堪喜。

人子不孝祇是覺得父母有不是處。

徐山琢曰。盛喜盛怒切不可發議論。即使用心矜持。終有語病。
張無垢曰。當官臨事。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於不暇。何暇治事。

文清語錄曰。小人不可與盡言。

事到七八分即已有無窮妙處。

人生嘗有小不如意。便是福。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陸遜

國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不在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貧。
人君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元氣猶存。則庭廟而無害。若其已耗。即壯盛而亦危。
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己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
人自無辭。大抵名器尊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今開驛進之門。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得
者不肯以僥倖自名。不得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亦何所不至也。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
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

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死節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豈望其仗節以
上俱蘇軾

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悅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謙直也雖長養之而常患其不足

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

今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翾躁不恥之求漬漸成俗恬不爲怪欲使士知自重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達之君子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榮之人而使之常至於不用矯正其弊而士節變矣

法制數變國家之大患

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矣而孟賁烏獲攜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他人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敗餗而不可救矣今天下大器也苟不得大才而委畀之則愈益亂而無補於治

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并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以上俱孔文舉

里巷之譚動以古爲話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耶。許衡

爲政者待所見而施惠則國之受惠者少矣。管仲

自古聖帝無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佚於任使惟經國大事宜出裁斷自餘細務責成所司。柳或
君人者惟生殺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若以丞簿之事而爲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狄仁傑

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難矣。杜黃裳

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止奇巧末作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盡歸於農。管仲

良工不勞其智巧以爲玩好。

雕文鏤刻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饑之本也女工傷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

奸邪者無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之有也。

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

古者必有命乃得衣繪絲而乘車馬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

人皆興仁義而賤財利。

襄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王翁

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

民俗。劉安

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清神意平物乃可正。

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

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

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辱而不存朱穆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理魏徵

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

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產

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此爲大事狄仁傑

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王濤

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經本不祥實爲身殃

賈誼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過乎仁不失爲君子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義則流而入於
忍人故仁可過義不可過

蘇軾

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却天挺
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

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

韓非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管仲
智者善謀不如當時

事當論是非不當問難易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

范鎮

人心猶印板板本不差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印之於紙無不差者許衡

言之太甘其中必苦

晉申生

背父親人人必不親

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

陰興

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第五倫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崖崩

愛子不教。猶餓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何敵

至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瞿諭

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審功安固之道哉。皇甫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

事禁太甚。過於迫切。更生他變。

韓偓

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王嘉

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諺語

小人寵過則生姦。

齊梁

爲政有體。上下不可相侵。

楊顥

天命。他人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

李渤

欲知宰相能否。但視天下安危。

董晉

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

韋處厚

士當未達。見當世之務戾於理者。則快快於心。及列於位。得以默可替否。當盡其所蘊。宋太宗

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司馬光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治道所宜先。李沆

佞言似忠奸言似信

大臣事君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有密啓者非讒卽佞。李沆

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李沆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范仲淹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司馬光

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楚材

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李克

貴觀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李沆

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錢若水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誣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趙朴

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之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

無誤黃治

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黃治
耳聞不如目見目見不如足踐足踐不如手辦魏文侯

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魏文侯
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左雄

數易長吏公私費耗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黃霸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龔遂

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陸象先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虞翻

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權德輿

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剛似酷弱似仁要在辨之不惑而已權德輿

時事浸衰皆由士夫貪名位所致柳玭

君子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始進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乎蘇軾
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樂毅
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樂毅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所不出。樂殺。

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公山不狃。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令尹子木。

因世變有所擢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呂祖儉

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雖

未嘗濫誅。一小臣則大臣及之。未嘗濫賞。一佞人則大佞及之。

父母之愛子。則必爲之計深遠。左師觸鬪。

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劉殷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枚乘

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枚乘

明者遠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司馬相如

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萬舉萬全。伍被

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陳明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假於人。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鄭興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諸葛恪

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疏而遠之。清公貞脩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劉政寵愛之心。人則不免。去其太甚。閑之以禮節。適則可矣。柳澤

人主莫不好忠直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多忤意。佞邪多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治平之業將何遠哉。楊相如

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楊相如

天所視聽。皆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未之有也。陸贊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陸贊

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奸邪共濟爲內患。乃深可懼。宋綬

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奸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宋綬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李綱

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國家之大患。叔向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褚翹

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羸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景德秀

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孫伏伽

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

褚遂良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召公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王季

論事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陸贊

知人者主道。知事者臣道。主能任人。臣能任事。而天下治。

弓矢調和。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智能焉。不忠信厚重而多智能。譬猶豺狼不可以身近也。

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宓子賾

智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是之謂師。賈誼

國以賢興。以謗衰。君以忠安。以佞危。

智者棄短取士。以致其功。王符

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夏侯元

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奸僞。和洽

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少。

黎元之命繫於長吏，惟取年勞，不問賢否，義均屬行，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以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

薛叔

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薛登